樕溪居士集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檆溪居士集卷十

雜文

壽鄉記對上徐右丞

宋 劉才卲 撰

養真守神全氣定志清趣逸遠常有以為門宅不毀以為室脫塵囂之喧卑繁擾清寧無極方將駕玉虯驂乘[illegible]御雲霞之飛車植桂旗而[illegible]仙裳羨永生之可樂思遊覽乎壽鄉於是追齒生陟而往見焉曰子之所欲予

實能言令舉以告子庶既遊而信然葆真子曰所欲聞也敢不凝神滌慮以奉餘教生曰唯唯夫壽鄉之地不於六合之外與夫四方之隅密邇日畿是為陪都其風俗之熙熙真有類乎華胥其山則干霄出雲壁立秀峙與蓬瀛比崇崑閬等秘而浮筠之幹礙日之椿垂條擢質森列乎其垠其水則泂洑奫淪洋溢漫汗甘敵醴泉美踰神瀵而九節之蒲五色之芝苯蒪輪囷羅生乎其涯其動物之奇則有茸毛之鶴苓耳之龜振翮引吭遊

息而不疑其供目之玩則蟠桃映日琪木迎風敷榮競秀焜燿而難窮真列仙之攸宅而長生之福庭也予試遊焉而以語我葆真子既遊遂語以所觀皆如其言遐齡生曰吾向之所言與若之所遊特風俗之美山川之秀動植之珍竒耳今告子以其至者予知壽鄉先生乎夫彪虎嘯而風厲應龍翔而雲興不謀而合其速若神故既開至治之運必有同德之臣都俞賡歌於廟堂之上而休風厚澤漸被於海澨此天之所以保玆天子間

生真賢而先生所以自嶽而降神也于時璿杓轉指當夏火赫赫之辰階蓂六葉應台星兩兩之數允協文明之盛旦是生爕理之碩輔此子之所知也若六數之冥符敢不以告昔唐之文有曰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先生之誕辰惟日與月其數皆六以六六之數計之與召公宰輔之年脗合無間觀汾陽之書考安足多羨方將肅膺嚴召重趨丹地告嘉猷攄碩畫載穆太階甄陶羣品　上佐萬壽天子永措斯

民於仁壽之域身與名俱泰德與年俱崇勲庸煥乎彞
鼎善頌溢乎華戎天錫純嘏神介景福俾熾而昌無有
終窮豈比天山之遁藪澤之臞漱珠漿鍊石液勞神於
吐納局志於枯槁以祈長年者同日而語哉於是葆真
子憮然神驚肅然改容整冠躡屨離席而前再拜而言
曰鄙人嘗學僅覩端倪所觀者粗未測精微今聞吾子
之崇論信宏博而瓌琦惟極數而皆合顧遐齡以何疑

漢宣室箴

帝王握樞御極省閲萬微必有靚嚴閎達之宇以宅心儲神玩意昭曠惟漢定都關中營未央宫務極瓌壯以重威靈仰稽紫微俯協圖緯龍首岌嶪因抗前殿而宣室設於其側特以備齋居而已非若承明曲臺石渠高門之類因事立制各有攸處諦觀經始厥有深意蓋惟相羊於蟬蜎蠖濩之中絶塵去紛一無世喧真粹之地清寧平夷因以疏觀博照

獨運於陶鈞之上彼方來之務雖繇棼輻輳
丕克灼知而不疑則事奚足應而理奚足察
惟文與宣深燭本原迺於斯袞對神休明清
獄辭延茂異而訪崇論其盛德休烈載諸汗
簡炳焉相照耀嗚呼偉哉然則遊處於斯者
思所以承眷佑率彝憲皆當欽念而不敢忽
苟為非法度之政而入焉於理為瀆是宜紬
繹前載因文託義用繼虞人九州之作謹為

箴曰

炎漢初基即雍是宅肇營未央以觀萬國闕庭神麗山峙雲乇前殿二室是為宣温惟此宣室邃隔塵𡨋爰居爰處儲思穆清於皇孝文禮神肅祇亟蒙䟤祉於焉受釐廼召賈生凊問亹亹探賾以對具道所以鬼神情狀毫分縷析夜半前席載加嘆息孝宣中興綜核名實齋居決事用刑欽恤王褒摛華作為頌詩于時何武實習歌之帝乃召見率循舊章曰盛德事避不敢當二帝偉

烈赫赫昭著咸用祗畏克隆丕祚仰瞻帝構清問之宇
欽念往躅宜遵遺矩受釐伊何曰惟克明詳延茂異毋
怠疇咨法度之政實本於斯永惟正處豈資逸豫臨深
履薄勿忘軫慮式濟治效登于豐融日慎一日承休無
窮進言示諷各以其職小臣司宮敢告陛側

瑪瑙數珠偈

如是我聞一時珏溪樵客遊觀原野經歷茂
居綠陰軒中宴坐之際有一長者持無價寶

珠一百有八貫以絲繩向樵客言往者吾得此珠於衢中今以相奉非吝非捨爾時樵客言歡喜讚歎得未曾有即擕此珠來詣松菴問訊居士而作是言居士吾此寶珠圓明妙絕色相第一知其寶而不能名居士告言此物非他佛書所為摩娑羅伽隷寶實瑪瑙是可貴重與摩訶羅羯多如是等寶等無差別也況復此珠精妙希有顆顆勻圓脉縷呈露

是殆化身大士蛻形所遺留以警世是寶所
生當於光明一切人間人天鬼神所當供養
稽首作禮不知仁者當何奉持樵客荅言吾
於朔望焚諸寶香誦慈氏名願與一切結清
淨緣居士因曰且置是事只如此珠得於通
衢彼若不失此無所得彼失此珠於法為欠
此若實得於法為剩如何圓融入正知見得
使此珠無欠無剩為吾奉持若持此珠口誦

佛名大千諸佛應當見前若置此珠默然靜
坐現前諸佛是去是住樵客聞是語已笑而
不言居士歎曰善哉善哉時居士欲宣此義
而作偈言

一切有為法幻相有去來如來真實義無去亦無住我
原寶珠光徧照大千界隨光所照處見者悉成佛

默齋偈

有大居士具足辯才得無所畏摧伏魔怨作

獅子吼宴坐之室迺名默齋但恐聞者或不
領悟便作默觀失居士意我聞古佛作大幻
師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種種開示蓋非得已
有初學者惑為真實如彼布穀及梁上燕唇
吻瀾翻無有歇時於如來藏轉無交涉復有
一種性樂空寂謂言語等非解脫相乃復如
彼木石瓦礫若欲融此二知見門於其中間
說印說非在正法中俱為戲論我知居士不

作是見端坐靜室聲如雷震屈伸臂項流出
千聲欲觀居士應如是觀由不二門八正知
見作是語已重說偈言
稽首金剛獅子座紫金光聚妙色身微塵剎土轉法輪
演出無邊殊勝義燃燈如來昔授記初無一法可得者
云何種種方便門多刼宣揚不能盡觀音妙力不思議
元從耳門得三昧爍迦羅首八萬餘隨處說法度衆生
云何現身蛤蜊中不假語言法亦顯當知是法本無法

語默兩塗俱解脫二乘知見妄分別偏執所見自纏縛
解縛不離縛處解還從語默證圓湛良哉居士具通眼
一切不隨根境轉了知諸法不留礙刹那真入三摩地
我願初學見聞者悉悟真常成正覺

孟秋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文

孟秋屆候法駕親臨恭焚寶香供養聖祖天尊大帝皇帝伏
願高穹垂佑景命惟新益隆至治之功永保無疆之壽

孟冬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孟冬屆候法駕親臨恭焚寶香供養聖祖天尊大帝皇
帝伏願如日之升與天無極方永膺於盛福以益固於
丕基

懿節皇后園補種窠木祝文

伏以永念徽音載嚴閟宇乘時補種賦役繕修尚冀淑
靈妥安兆域尚饗

仲秋薦獻懿節皇后祝文

風露既清秋氣方肅緬懷懿德良用惻然禮官行園爰

致薦獻

漳州諸廟祈雨祝文

自春之初涉夏將半常暘為沴民心嗷嗷雖嘗懇祈未獲霑足失政致咎吏何所逃以時雨暘亦神之職旱而苗槁移旹無期絕粒之憂決於數日坐視不救豈神之心政恐精誠不能感格是用竭慮重叩嚴祠願施甘澤一變凶歲俾民遂其生而神職不曠在此舉矣幸審圖之

漳州圓山祈雨祝文

去冬渴雨地脉不滋涉春以來旱灾繼作田壤龜圻秋苗就枯豐凶之分不待旬日人心嗷嗷無所控告獨郡政之多失致灾咎之相仍顧民何辜願賜矜恤是用潔齋躬謁祠下惟神威靈福芘茲土勢急辭危豈忍坐視願加善救俯鑒虔祈霈為三日之霖蘇此一方之旱

奉安昭烈武成王并殿内及兩廡諸神像祝文

伏以惟王之道文武所師志厲鷹揚功高夾輔茲建右

學申加崇奉式陳潔薦奉以即安神其來燕維以永寧

告遷昭烈武成王并殿內諸神像祝文

伏以學館肇新崇堂克建載涓吉旦遷奉威容用安明
靈式冀歆格

開元寺功德疏

月協正陽實應亨嘉之運祥開安寢適當震育之辰恭
仗佛乘仰資睿算皇帝陛下伏願年齡有永壽量無邊
膺垂佑之休如川方至積取多之數與天比崇

又

蘭殿開祥初屆赫曦之候雷樞表瑞適當震育之辰輒
傾善頌之誠仰祝後天之算冀憑妙覺永贊遐齡皇帝
陛下伏願順納多祥壽同無量誕膺帝祉集五福於清
躬茂對天休協萬年之寶歷

天慶觀開啓功德疏

風入舜絃初屆朱明之候慶符漢殿夙昭甲觀之祥祝
聖壽於無疆冀天心之從欲輒傾丹懇仰叩清真孝慈

淵聖皇帝陛下伏願與道長存體乾不息大德必得其
壽永觀受祉之多君子以為必歸早副因心之友

又

寶曆紀年當乾策正陽之日景風應律是天心任德之
時祥慶肇開聖期光啓仰憑真鑒虔祝睿齡皇帝陛下
伏願允協大年備膺多福天旋日轉佇聞龍馭之迴松
茂川增永保南山之壽

功德疏

景風扇物時當亨會之辰炎德復輝光啓紹開之運允
屬乘離之令序丕昭出震之昌期恭叩圓清仰祈睿算
皇帝陛下伏願運同道久壽比天崇申景命於萬年茂
膺純嘏備太平之五福永保丕圖

又

炎暉有赫時當朱夏之中昌運肇開氣協丹天之正恭
遇誕彌之旦仰申頌願之誠虔叩上真祝延遐算皇帝
陛下伏願茂膺多祉永保丕圖握乾符而闡坤珍福祥

畢至萬堯年而億舜日悠久無疆

又

盛德在火日方永而星中聖人成能運將興而天啓道
隆華旦慶兆昌期歸叩覺慈祝延曆算皇帝陛下伏願
福嚴萬善順納百祥運乾健以同流與天無極廣離明
而久照如日之中

又

斗柄所建位適指於離方星火亦中運更符於炎正實

福慶肇基之旦宜臣民仰祝之勤歸叩真乗虔伸丹懇
皇帝陛下伏願備膺遐福倍納殊祥尊臨南面以無為
永隆至治壽等西方之無量茂對閎休

放生疏

真人應運聖旦開祥武全不殺之神德廣好生之治湛
恩所暨庶類益蕃敢推本於上心以祝延於壽算輙敷
丹懇仰叩紫清皇帝陛下伏願合道長生受天多福協
大年而有永御遠歷於無疆

又

聖人之德莫大於施生臣子之心敢忘於報上茲届流虹之旦仰遵育物之慈用祝膺齡恭憑覺力皇帝陛下伏願壽同無量勢益大安方增福海之恩波永御蒼圖之寶祚

別開啓寺疏

日開東井炎輝表受命之符琴歌南風大夏任好生之德當聖神之應運慶世道之交興仰祝膺齡恭憑梵力

皇帝陛下伏願備膺福慶茂擁珍符俾熾而昌如岡陵而益固能長且久與天地以常存

別開啓觀疏

千載明昌之運景命既申萬邦愛戴之心後天同祝況叨近列曾侍清光輒傾歸報之誠仰贊延長之慶恭憑至道俯鑒微衷皇帝陛下伏願永御宏圖益恢洪業珍祥滋至如松茂而日升寶祚無疆與天長而地久

又

應千載之期紹開興運祝萬年之壽共慶昌辰道與時
行天從人欲輒申至懇仰叩清穹伏願永保丕基益恢
洪烈擁大來之福慶受命無疆膺滋至之天休惟日不
足

天慶觀開元寺冬祈雨疏 漳州

妙道難名 原注寺曰願力無邊 既默持 原注寺曰默叅 於造化廣慈及物
原注寺曰慈心 每曲示於悲憐屬茲甘雨之久愆輒竭丹衷而
上叩冀回沖鑒 原注寺曰覺蔭 俯應虔祈施潤澤於田疇以潛

消於疫癘望霓之切指日以期

天慶觀開元寺春祈雨疏

涉春已深雖土膏之乆震驕陽為沴致地脉之不滋深虞東作之失時無復秋成之可兾輒攄至懇仰叩高真原注寺曰大慈顧矜播種之民早賜滂沱之澤雲霓在望旦暮是期

寺觀再祈雨疏

曠職致災宜自當於罰譴歸誠仰瀆豈敢避於再三深

惟農時已逼芒種哀此衆民之命繫於數日之間顧人力之何施兾天心之俯鑒（原注一作惟佛乘之可恃）比常伸禱雖荷垂慈田已極於焦枯澤未聞於沾足百穀仰雨念經時之可憂三日為霖願推仁而普濟愚誠增切神聽是期

寺觀謝雨疏

仲秋不雨涉冬序以復深廣隰既耕懼陸種之難望仰蒙慈寶（原注寺曰覺力）俯鑒虔祈貸其致旱之愆賜以蘇枯之澤豐穰已兆疫癘不生輒伸報謝（原注寺曰崇報）之誠用荅高

明（原注寺曰廣慈）之施更祈垂佑以畢有年

新金西嶽行宮疏

俯念微生久叨慈蔭頃屬修塗之多梗遂令伏謁之寖踈茲解組於海邦獲隸名於琳館言還故里祇款真祠仰伸歸嚮之誠以荅保持之賜更祈鑒佑永錫吉祥

罷散太一宮祈禱彗星道場朱表

伏以變不虛生象因顯示責已方深於恐懼祈恩正藉於修禳俯竭精誠仰蒙昭荅已荷潛消於大異更祈永

保於殊休

滿散寧壽觀謝雨道場朱表

伏以多稼向成方切焦枯之念高穹應感遽蒙潤澤之功祇按真科虔誠報禮荷靈斿之顧享俾熙事之備成更冀洪慈永垂休廕

寧壽觀謝雪道場朱表

伏以冬序向深亢陽為沴遂竭精誠之禱虔遵科式之嚴果蒙寶慈特頒時澤祥霙普降和氣昭蘇仰荷至仁

虔伸報禮更期真貺以畢歲功

櫹溪居士集卷十二　　宋　劉才邵　撰

祭文哀詞附

祭亡伯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有一日庚午朔十四日癸未姪持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伯四十承事之靈惟靈天資端亮立志剛方孝友之懿著于家公廉之譽蓋于鄉黽衆美以飾厥躬兮搴蘭茝而浴芳和順

中積發為詞章偉詩葩之煥爛奪天巧於毫芒餘思及
於樂府振霞佩之琅琅抗逸志以高蹈不肯投足於名
場卒懐瑾而沉陸致清芬之不揚嗚呼仁也宜壽而不
登於六十才也宜聞乃埋照而韜光常持此以問大鈞
兮莫予荅於冥茫徐默觀於至理兮未易詰其短長盖
於道有所聞兮身雖没而不亡所學誠無所愧兮名不
聞其何傷迺知造物之報公在此而不在彼兮而公之
素志倜儻豈計夫壽夭之與行藏顧惟庸鈍之質獲在

猶子之行方垂髫而侍側已見賞以非常加苦語以策
勵曰吾宗於汝乎有望勿齷齪以收近效今宜遠蹠而
高驤念斯言之難副兮第銘鏤而不忘儻他日之有以
表見兮庶萬分而一償悵慈顔之永隔宰木鬱以蒼蒼
屬斡蠱之令子相幽宅之陰陽稽冢訟於真誥大懼不
安於所藏擇吉地以遷奉龜告猶曰允臧將即安於新
阡慶流後而蕃昌值靈輀之發軔伸祖餞於道傍想平
生之音容淚流襟而浪浪惟精爽之不泯庶來舉於椒

漿嗚呼哀哉尚饗

改塟先考朝奉祭文

禍釁深重不自殞滅乙卯季秋先考傾背日月流駛既已祥除追惟慈顔永慕無極惟老罔陰宅雖素定於生前考之術家未協吉卜再圖遷奉以安神魂獨兹土臺之原最得山川之勝宻邇淨慈之古刹實惟平昔之甞遊夙聞誨言屢形嘉歎虔遵素志爰闢新阡況龜筮之既從庶福祥之允荅式涓吉旦肅奉靈車祖載有期恭

陳薄奠仰祈歆鑒倍切悲摧

改葬先妣祭文

維紹興七年歲次丁巳十二月戊午朔三日庚申男某曁新婦李氏男孫某等謹備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妣安人尊靈古之葬者必擇爽塏謀之蓍龜期以奉安神靈而已後世陰陽家流始有禍福之說然幽明之故難以智窺而拘忌之術儒者不道况其為說之紛紜亦何從而盡信哉伏自安厝先妣而後禍釁相仍術者皆

以為風水乖戾當須改卜夙夜不遑深惟其故災咎之來必有以名當緣某不肖不能奉承慈訓無以徼福于神歸之先塋於理非是用是遲回累年不敢輕議今者童稚數人相繼夭横深慮子孫之不蕃實干慈念而幽宅不利難以致神靈之安稽之衆言遂圖遷奉載涓吉日虔奉靈輀顧即安於新阡庶垂福於後裔慈顏永隔血淚交流殽醑備陳仰祈歆格

祭亡姑文

姪劉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姑七娘之靈
禀資粹和奉祀欽肅懿淑之譽聞於姻族康寧壽考復
何所恨然天之所報各於全福身後煢煢所不忍道有
子也終於呰㙺之中有孫也未離襁褓惟是宅穸之事
不可後時爰擇爽塏以為宜宅之歸當靈輀之將發陳
祖奠以伸哀靈其即安於所居兮庶以福於後來

文母項氏太孺人祭文

維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十二月癸卯朔十日壬子壻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丈母太孺人項氏之
靈欽惟懿淑克有全德耽玩圖史遺訓見式婦道柔順
母儀均一內外肅睦咸賴壺則福享高年榮膺褒錫有
子有孫蘭芳玉立得其一二人以為難能兼有之何所
憾焉顧惟親黨素所宗仰於其逝也能不悲愴頃緣姻
契獲預東牀丙寅之冬赴官南漳念及歸時再拜升堂
豈謂凶訃聞於清江加縗弗及撫棺增傷痛念永隔流
淚浪浪尚期不昧來舉奠觴

周鯁臣哀辭并序

吾友周鯁臣天資端重雅有趣尚不肯汩汩自棄紹聖
初錢塘薛公分教郡學以經術開警多士因就質疑義
不曽少厭公亦嘉其有志踰年公入為太學官鯁臣曰
古人學道重趼不以為勞吾獨何憚數千里之役而不
求卒業乎遂往從之以試補弟子員居十餘年學益成
矣一日慨然歎曰生不可謂無時柰命有所制何吾親
老矣兒輩尚幼惟是朝夕定省與迎師而教之皆所當

急者寧能久處此乎乃以餘資市書以歸徙居爽塏竭力營構以順適親意復作書室名曰浩齋自謂浩翁從素志也其在太學時與之游從甚熟其後隨牒南北不得數相見宣和四年失所恃扶護歸于弊廬承冒暑來予欲别語及平昔諄諄不忍去似永訣者固已詫之是歲十一月九日有客來曰鯁臣昨日卒矣聞之驚惋因問疾狀則曰初無所苦也嗚呼其亦自知命止於此耶抑亦冥兆預有所告邪何向日之别已見於言色也是

時哀經中不果往哭後二年聞其襄事有期作詞哀之會其孤尚志捧行狀來求文以志諸墓因復掇所應載者併書以授之且曰葬之地與日俟既定請予自書而刻之于後鯁臣諱諤世為吉州吉水人曾大父仕勝大父茂蹟父興祖皆晦迹丘園娶李氏生子四人尚友尚賓尚志尚忠俱遊庠序文學為士人所交稱尚賓蚤卒尚志以行藝優選登名賢書未試禮部而鯁臣往矣二親年踰八十而無他子此尤可哀者詞曰

稽靈憲以遊覽兮驚浩蕩而無垠溟涬先乎太素兮是
為道根因擢幹而就實兮清濁於焉而剖分萬彙錯雜
於其間兮難周知而歷陳吾不知主張是者誰兮或曰
大鈞何變化翕忽之不可控轉兮疑轇轕而糾紛謂善
惡之報可以必兮或莫知其所因若鯫臣之抗志苦學
兮乃曾不得以少伸寄一夢於五十三年兮即萬鬼而
為鄰將漠然而無所荅兮則諸子屹然自立蓋將有以
大公之門嗟嗟鯫臣已反其真彼不可必者姑置而勿

論苟其後之必昌兮豈必在於厥身惟斯理之有在兮
因以見造物之報人顧朋游之義不能默默兮聊寓哀
於斯文

墓誌銘

曾氏墓誌銘

夫人曾氏爲吉州泰和人贈宣德郎諱肅之女萬安郭
子忠諱衡之妻生二十三而移所天五十有二而卒卒
之明年三月壬申其子致唐致遠致道致廣葬夫人於

其鄉西韶之原實靖康元年也其夫先卒十有二年矣不克合祔既葬之明年秋致遠致廣以書請於某曰吾母以時日之利且襄事不可緩已葬矣惟是思有以賁幽壙者闕然未償乃別坎其前甃以瓴甓方深取足以容所礱之石俟求得即刻而藏之致遠兄弟不勝區區燕雀之心因不自料度輒恃平昔荷顧接之厚欲借寵奇作以為存没榮華惟哀憐而順許之則以書復之曰足下此識踰年而未就者無他正欲得工於文者託以

不朽爾今乃以見屬似與初意戾也幸釋此而審圖焉
辭之雖力而請益堅乃序而銘之序曰曾氏家素饒衍
宣德公不以自累獨杜門取古今緗素簡牘所傳俾諸
子朝夕講學窺叩幽眇故其子安辭安止安中安强皆
卓然有聲稱相繼取科第鄉人賢而榮之夫人生於禮
義之家日親圖史凡彤管懿實皆耳飽而目熟父母亦
異之曰為吾女求對耦當得佳士遂歸於郭氏逮事厥
姑承順無違姑亡而二叔尚幼拊養過已子人以為難

能子忠敦信義喜與鄉之善士游延致師友以博諸子之聞見觴豆之設無虛日夫人悉力以相其夫曾不畏避勞苦四人者亦能自竭以順適父母之意學問操履致遠致廣嘗升於太學屢中優選善慶之報方興而日增也宣德公不獨能教其子而施及於其女夫人得所歸且宜於夫家罔不如禮其子能受教以有立是皆可貴而宜銘者女五人適蕭肅高惟清蕭彥修蕭廷止高立中皆善族夫人生平喜佛書至晚年常曰吾老矣無

一可戀朝去亦可夕去亦可盖於其說有所悟非偶然
語者銘曰
大化出沒無津涯夢幻泡影逝莫追猗嗟夫人悟變滅
之無常兮無所怖而安之新阡接乎古原兮兹焉爲真
宅之歸

鄧司理墓誌銘

公姓鄧氏諱柔中字克强其先以國爲姓唐之季年七
世祖工部自合肥來守宜春卒官下其子士曹以時方

多虞不克奉喪以歸乃營于吉州廬陵縣儒林鄉因家焉曾祖諱德清祖諱守惠父諱冠皆晦迹丘園惟祖以次子安通金閨籍再贈至宣德郎公寸田粹夷不植荆棘敏於漑養所得益豐平居怡然不與物校至遇事即惟義之從無所顧恤盖志於仁而濟之以剛者在童丱時已知嗜學及長博覽經史為文根於義理州學官第其所試多占第一至於生平操履尤為鄉邦所推重嘗舉八行公曰是皆所當為者延請甚力終不肯就前後

薦貢凡五至禮部政和八年預廷試擢第四人得登仕
郎注迪功郎司湖州兵曹事未滿考以父憂去職服除
授廣州士曹掾復舊制為左司叅軍受代還以建炎四
年八月二十有三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四諸孤以寇
盜未戢襄事不可緩即以九月二十有一日葬公於儒
林鄉丹桂里大氳山之原惟是所以賁幽竁圖不朽勢
未暇也既葬之明年其孤祖予以州治中趙侯所狀公
之行治來請銘至于再三其項在學校時嘗與公同預

貢士籍知公粗悉因叙列大槩與素所知於公者復掇取所載事以實之公在湖州時朝廷方崇道教第欲鎮抑澆浮化以清淨德意甚厚而官吏失於奉承其徒有觸法者往往不加訶禁使益得自肆建康道士張守真素狡獪誣告華藏院隱沒户絶物産院嘗被火無劵約可證坐是久不决有旨鄰路委官覆實公適當行衆為公懼公曰是不難曉且委官正欲直其事耳為檄所屬縣俾閲架閣故事於其中得華藏累年所輸租籍守真

辭伏衆復歎其敏識廣瀕海多盜捕賞優於他路而徼功之人借寵大吏傳致其罪理官例畏縮鮮敢發其姦者一日府以盜付獄論法應死公察其非是而告者乃府中親吏而異時繫獄之巨猾也稍加訊鞫具得究狀慨然曰吾寧一官不敢忤姦胥而枉殺十數人乎卒爲明白之郡卒之妻有失禮於其姑者卒怒甚毆之致斃獄成當流海上泣訴於公曰罪固當爾但老母病無兄弟供朝夕幸有以哀憐之公爲作百餘言啓其事大略

以謂刑所以教猶醫之已疾也善用刑者寧失不經不欲深文以傷化善為醫者務收全功不肯滋毒以害生卒之所犯徒以母故令得遠徙母無以養稽之人情有可矜者願加詳讞州將素嚴毅然以公言為是而從之卒賴以免夫古人行已之大要有二曰仁與剛很愎暴戾似乎剛脂韋無斷似乎仁二者若相近而害於仁與剛之實莫甚焉苟惟不致慎於所擇而眩於真贋則蔽於自用專犯不韙與愿而無以自立其失均也公所學

與士友之所期者皆不克有所施設特見於折疑伸枉多所平反亦足以發明其能志於仁而濟之以剛也陰德之報名登玉書慶流後昆公其有以當之矣娶任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二人長即祖予力學攻文副以行實令為太學免解進士祖善業履似其兄女一人適進士李惇叙孫男一人尚幼有羣經解義五卷文集十卷家誡一卷藏於家銘曰

有韞於中不得以有為享報當厚而止於斯造物者豈

終歸於公耶在其子孫庶斯言之不欺

羅守道墓誌銘

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以功列於五祀者裔孫受封於羅後為楚所併因以國為氏居長沙者曰瓌仕漢為梁相居襄陽者曰襲仕晉為將軍居衡陽者曰玠仕唐為監察御史唐之季年御史府君之子孫避兵寇散處江左諸郡至公之八世祖崱復自豫章徙居廬陵曰元曰茂先曰徽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皆晦迹丘園公諱安强

字守道年甫及冠父母兄相繼殂謝所以撫接弟姪嚴而有容致閨門肅睦人無間言性喜方技之學陰陽圖緯多所通曉襟懷坦夷安於所受不肯營營於世俗之所夸者以故居多暇日因作堂與亭閣聚書教子且延致賓友倘徉其間以義方等名揭之嘗以姻事至吾里中與語殊款辭氣簡淡不務華巧因以可喜且曰所居雖陋頗有溪山之勝久欲得公詩以發揮幽致恨無由緣今得承接言色竊不自料度幸而順許之蒙惠多矣

因賦翠波亭以贈之公娶彭氏子男二人曰經當郡縣
行三舍法時屢應首選不幸早卒曰滙能力學自立女
六人皆得所歸李杜彭汝梅彭紱彭衍孫虛中彭摶其
壻也孫男二人忠弼光弼孫女一人皆幼公享年五十
有五以紹興元年八月戊辰感疾卒是年十有二月壬
申葬之日也前期滙與衍以公之族弟廸功郎新南康
軍都昌縣尉上行所狀公之世系行治來求文將刻之
石因為序而銘之曰

翠波之北有山屹然是曰金鐘爰闢新阡䰟如平生尚其來遊卜云其吉後人之休

亡叔墓誌銘

居士諱紀明字景暉享年七十有三以紹興元年十月乙丑卒諸孤將以是年十有一月辛酉奉靈輀歸之於前所自卜六公原之真宅且來請文以紀實示後遵治命也劉姓自御龍氏歷商周適秦入魏後遷于豐世遠支分各以所居為望若彭城河間凡四十郡而著望於

廬陵者實出於漢長沙定王之子蒼爲豫章之安城侯因徙居焉吴分豫章長沙之地置安城郡至梁時侯之後曰元偃者爲郡内史内史之曽孫紹策爲唐吉州刺史刺史之孫行昌爲左司員外郎又六世而生公之高祖焉高祖諱雄爲李氏奉化軍兵曹參軍曽祖諱齊祖諱宗白父諱澄皆肥遯林野以儒學世其家兵曹府君之仲子鷄以奇才有聲場屋間既登第郡守申徒公爲改其鄉曰化龍里曰折桂今所居化仁是也公天資淳

茂識性開敏脩已學道汲汲焉唯恐不及嘗試於有司
而辭格古淡以方投圓連不見收然終不肯少自屈以
求合曰吾所學固如是爲之益力至老且病手不釋卷
經子史氏古今奇文星經地志卜算時日玉函秘方稗
官怪録皆漁獵不遺喜佛老經教既已窺探幽賾至於
持齋誦呪一切有爲之法亦復不廢生平踐履務合於
神而陰陽家禱祠拘忌之說猶至誠奉之不忽也凶年
疫歲即痛損穀直合和衆藥以濟貧困待人謙厚雖見

三尺童子如對大賓識者多評之曰是盖如淨名之所為居士名不虛也感疾涉兩月子孫為謁數醫雖不却其意然遇諸姓問疾但論說文字不以增損介念僧師鑒通内外學且深於醫公素所喜者疾勢似小愈因名問之鑒曰脉形責責如新張弓真肝既見胃氣將絶地蒼之色浮於顔角先生其遂歸乎方冬木相勢亦難支幸而安穀法當過期公笑曰吾自視茶然神將離軀過期之説特婉其辭爾去來自常事淹速不足計也翼日

食時呼子孫而告之曰吾於汝伯朝奉親則兄弟然嘗
學焉義則師也俟其來弔致吾千萬意弟今溘先朝露
形羸氣索不能就别恨恨之情其何可言願嗇養冲粹
永保壽福汝等立身之道但思務其所當為去其所不
當為而已言訖就枕若熟寐然視之已逝矣自既病至
卒不少脏亂非於道有所見而視死生如夢覺者能如
是乎所為詩文成十卷初娶何氏次戴氏先葬不克祔
男六人定民彌邵日新才茂安國慥嶷然有立嘗預試

三舍多在優等女一人適清江何昌節男孫十三人女孫十一人曾孫男女五人公於其叔父也於銘文不敢輙辭且詳著其世系云銘曰

人生難全者五福公既具足所共願者多子孫公既滿目兵火肆虐兮不問石之與玉至公之廬乃相戒以勿犯兮俾得以於斯而歌哭猗嗟其永歸兮何所復悲種德以昌厥後兮宜考信於銘詩

段元美墓誌銘

元美諱琯段氏曾祖準不仕祖及贈宣教郎父贇承議郎承議郎字仲實學古信道不以毀譽得失傾其守見儕輩中標置不高者下視之不少假以辭色或譏其介仲實曰遊世而不出於中道方則或失之介隨則多入于諛理勢然也夫中道豈知之而不欲欲之而不能哉顧將視時之偏而有所矯焉則有所不必也故於斯二者不能已而擇所處焉寧介而不敢諛吾觀世人與俗相浮沉泛泛乎若隨波之鳧者皆是也而介者千萬中

無一二焉吾之所為將以拂世而行吾意之所安而已其能避憎嫉乎子以是規我意誠厚矣其何敢忘然欲使之少自刓斂以媚於世不忍為也議論大率如此故識者多高之而尋常人不喜也南昌黃魯直赴泰和令道出峽江過其友人蕭公餉公餉出仲實所為文示之稱歎不已至筆諫詩其中云有法歸神運無邪警知臨不書毛頴傳顧續太醫箴驚曰士子中有是人哉今安在公餉曰廬陵城中人也行且見之矣既入城首遣吏

訪所居仲實遽造謁相與語自昃吾至晡時乃罷以副所聞也益加愛重由是數相從焉門下侍郎蘇公謫居筠州之年仲實登第為高安主簿方書一考因得摳衣叩質疑義大蒙賞接至親筆為校正國語戰國策其書至今傳寶焉仲實常歎曰吾自幼從學已知慕古人期有以表見於後世得官既晚復自負其拙不肯傍人門戶遂困於州縣尚何足道獨幸嘗聞教於蘇黄門黄太史足以自慰死不恨矣仲實教子弟有家法而所與游

從多知名士公幼負通敏之資日覩詩禮且側聞長者之論多矣自經子下逮司馬班范諸書多所該綜務深求其意以推見古聖賢是非去取之實不喜為無根浮論以售其說嘗以是干有司矣進輙齟齬因棄去不復從事場屋間頗以詩酒自娛當其意得而不自知也雖死生窮達之變不足以干其慮而況擾擾之羣碎乎人見其如此以為藐然出乎埃壒之外而無以世為也至考其踐履未嘗分寸越于名教之疆場論說古今辭辨

縱橫初若不以輕重經意徐而較之凜凜乎皂白陳於前而不可易也與人交平居和易不以苛禮相望及見其有所不可必以危言苦語鐫警之雖逢怒不卹也于是有以見學古信道之風至於公不少衰焉仲實之葬公嘗請銘於人矣而蘇黄事獨不為載豈以黨籍而有所避乎慎之過也黨籍起于崇寧之初至五年朝廷灼見建議者之姦下詔毀內外所立碑其身若子孫皆不復廢錮天下曉然知忠邪之所在矣然則是時黨禁已

解矣尚何避乎公以紹興四年六月乙丑卒得年五十有三娶彭氏廣州觀察推官闡明之女五子男曰褒曰雍曰亶能力學為士友所稱女長適進士蕭安行幼在室諸孤將以明年五月甲申葬公于三合原來請銘某政和元年在盱江試院得陪仲實餘論日以苦學相往復遂定忘年之契其後公嘗以仲實墓表見屬既許之矣而未及作至是因不敢辭復取所欲表於墓者附見焉亦公之志也銘曰

惟宗也實柱史伯陽之子邑于段干因以為氏惟木也富于道義文侯師之偃息藩魏其子入關存段去干至其裔孫益蕃以熾自會宗而降代有偉人以奇才婉畫都將相之位惟吾元美學以求仕而事與願違抗志丘壑復無隱名以聞于世是將何以續前芬乎惟其胸中之所存有卓然而不可誣者固將恃此以無媿

太碩人薛氏墓誌銘

紹興八年春右朝議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高君公

軒奉母夫人北歸寓居赤州之具慶坊得郡不赴請奉祠以養十五年夏四月乙巳晦夫人卒享年八十有四將以其十六年秋某月某日葬于廬陵縣儒行鄉僊桂里謝家山之原以狀來請銘屢辭不獲因譔次本末而系之以詞昔奚仲為夏車正受封于薛子孫因氏焉隋唐間居河東者最為貴盛夫人絳州人也曽祖奎資政殿學士累贈太尉諡簡肅公在仁宗朝實叅大政明謨成績載在信史祖仲儒大理卿累贈金紫光禄大夫知

潁州夫人天資靜婉慧解夙成朝議君特器異之常語
家人曰先公簡肅諸女皆得所歸至如王宣徽拱宸歐
陽參政脩世尤以為榮而加羨焉今此女懿淑有儀度
不減諸姑非名族佳士不輕與也遂以適高韓王謚烈
武諱瓊之曾孫仕戩官至朝奉大夫京東路提點坑冶
鑄錢累贈通奉大夫元祐間宣仁聖烈皇后與政外家
命婦歲時入賀夫人進對詳雅宣仁嘉之錫以冠帔又
特封寧國郡君葢異數也高氏居京師祖第聚族數百

口夫人事舅姑以孝承接上下以禮咸得其宜通奉君之仕也爲主其家事不以累之使得專意乃職益著聲稱及其終也襄事所須皆預措畫授之其子以自致焉子孫侍省日加警誨使得奉以周旋親族之貧匱若無所歸者濟接撫育悉力無餘棄居二十有七年言容端靚曾不少怠年益高矣視聽精明如未老時康寧之慶世所希有蓋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著聞而家法素嚴夫人質性既美輔以聞見故子焉能順其親婦焉能宜其

家毋焉能訓其子而又有以仁其親族用是以享全福
豈不宜哉常人之情徇外忘内安于榮贍不求悟達死
生之際豈能無所累哉惟夫人不然家世席不朽之榮
生平享富貴之奉其心泊然未始攖也留意内典深達
本性大期將至初無病惱但不飲食者二日瞑目良久
怡然而逝非真俗二諦不相留得能如是耶夫人累封
太碩人男六人公軒右中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公
輗右廸功郎奏差吉州龍泉縣令公軧右承務郎任吉

州泰和縣丞公輻右從事郎郴州郴縣令公軝公輻先
卒公驎修武郎公輯秉義郎公驎公輯出繼別位又先
卒女四人長適右承直郎鄧邠次適秉義郎趙不愬次
適右通直郎趙沃次九姑幼卒孫男十人世振右文林
郎臨江軍新喻縣主簿世援世享世節世推世挽世剛
世柔世暈皆習進士業孫女五人尚幼曾孫六人曰摶
之登仕郎餘尚幼銘曰
昔韓文公銘韋氏之墳謂女子之榮繫於宗親援衛詩

之所叙以實其言惟姜與韋兮信族貴而身賢福不酬

德兮天不假年孰若夫人克享其全合二族之高華兮

珪組蟬聯儼象服之煥爛兮孫曽滿前既壽康而令終

兮兆真宅於新阡山重水回兮龜筮不違燕及後人兮

理則不疑銘以昭德兮慰孝子之思

劉端甫墓誌銘

公諱晃字端甫姓劉氏其先筠州高安人十世祖避地

徙居吉州之安福家世以力田自晦至公之考諱泳貲

産益厚遂為里中右族公生而莊重夷粹皇考竒之曰
吾家雖素無顯然治生殖貨一出於儉勤不為兼并掊
取計忍事樂施種德久矣天其以是子儒吾門而駸駸
以興乎遂俾就學公亦感激自奮年幾冠請於親曰古
人求師訪道不憚重趼晃雖不才其敢懷安棄日以負
大人慈誨哉皇考嘉其意而許之是時豫章長沙諸大
郡教官多一時名士遂結友徧遊以所學就正焉既歸
復相與羣居朝夕講磨以考信所聞及試於有司同志

者相繼預選而公獨見遺嘆曰生非無其時學非無其
志不偶命也豈能復從事於筆硯間乎因選勝地種竹
開軒日設觴豆與賓客徜徉其間自號竹林逸翁云公
事親盡孝推之以善內外親與兄弟諸姪同居數十年
人無間言或勸其居物以乘時年利者公曰先疇幸足
以資衣食之用尚求多餘之贏哉謝之迺蓄書數千卷
曰以此遺子孫足矣其後彥中作遺經堂以志其事別
墅亡羊牧者從迹得真盜請聞官治之公閱其姓名曰

此吾故人子也乃至是汝置之仍勿以語人也性資寛
厚與物無忤類皆如此以故終身未嘗以訟諜至官府
鄉里翕然以善人長者稱之其聞之久矣嘗會葬亡姑
家王氏之館公之子彦中亡姑子壻也故公亦在焉相
與語甚款其言質直無枝葉於是益知鄉論之不妄後
十四年而公卒實紹興十有五年閏十有一月二十有
四日也彦中將以十有六年十月十有三日葬公於下
伊豐山富公潭狀公之行來拜且泣曰彦中幸託親黨

之末而先人又嘗得聞餘論今不幸至於大故惟是宅
窆之事不敢緩刻銘紀德為不朽計不勝區區之心敢
以為請若惠顧先人矜哀其孤幸而順許存殁為榮其
取而觀之其所叙述皆與所聞相應無溢辭乃書而銘
之初廷推三舍法於天下公盡以所著書付其子且飭
厲之彥中得承其志居郡學屢占優選宣和三年登名
貢籍中間以親年當喜懼不忍離膝下遂不復應書以
嘗預貢計年應得就禮部試公力勉之乃往然志未遂

也公一日語其夫人曰吾將歸矣無可憾者獨恐阻吾
兒就試爾彥中聞之遽請其故笑曰筋力精神不覺有
異徒以年高前言偶過慮爾勿以為怪既泱辰情思似
欲睡者然晝日未嘗就枕也如是者數日忽平旦盡遣
侍疾者曰汝姑去良久視之正面拱手奄然而逝享年
七十有四公娶歐氏生子一人彥中也孫男一人淦方
就學女孫一人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向謂銘曰
進取之志既輟於盛年然能以其所學者行於家而善

其身晚乃好佛耽嗜内典不泥於言詮而脫去翳塵用是以享備福悟至理其善積慶流當及於後人銘詩示信勒于堅珉

彭氏太孺人墓誌銘

夫人彭氏吉州盧陵人曽祖播祖莊父九成皆晦迹不仕夫人生纔一歲失怙恃養於兄嫂柔懿莊静天性夙成歸于吉水李氏為處士諱汝明之妻承上撫下咸得其宜處士君即世時二子皆學藝有聞嘗預薦貢矣其

後肆業太學累試禮部相繼以恩科釋褐發初得官時夫人年九十餘遇郊祀霈恩封太孺人鄉族榮之夫人呼發戒之曰汝官未應得封吾年未及滿百渥澤所加信為優幸盍圖報効汝其勉之發既奉教益自策勵所至皆有聲稱諸司才而列薦于朝舉者復溢格改右宣教郎知虔州興國縣迎侍至官舍纔數月夫人一日告其子若婦若孫曰官無小大祿貴及親數有修短終期於盡吾晚年方享祿養亦十七年矣汝輩能順承吾意

無可憾者今茲髮之續生者皆黑齒之已落者復生身
幸無恙然自知不久客於世後月八日吾將歸矣第恐
至期有風雨之阻既而果然越翼日沐浴易衣端坐而
逝即紹興二十二年三月九日也享年一百有六夫時
日可以數推而風雨者氣之變也昔之有所得者其去
也往往能預言其期不失於俄頃之間至氣之變則罕
有及之者蓋難言也且性既了悟得無所畏尚何風雨
避哉此未易以常理測也惜乎當時無問者儻或告焉

因以考驗幽明之故豈不韙哉夫人生三子長曰卓興
州助教權桂陽監臨武縣主簿次即發也季曰植早卒
女適進士羅芾亦早卒男孫七人千齡千之千夫千能
千慮千乘千頃皆習進士業女孫四人曾孫二人其孤將
以是年八月二十二日塟夫人於同水鄉臻善理谷平
之原發以左朝散大夫知桂陽監張運所述行實世系
來請銘惟夫人以孝事其舅姑以順相其君子以慈宜
其家人則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美既具矣春秋過期

頤之數生平無一日之疾順受其正以終天年則壽之
福康寧之福考終命之福抑又備焉是皆宜得銘銘曰
修德者人報之者天猗嗟夫人盖得其全永歸幽宅安
此新阡爰勒堅珉以久其傳

劉亨仲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昂字亨仲世爲南安南康人曽太父諱強
大父諱文治父諱元弼皆韜晦不仕公兩預賓薦有聲
場屋間以累舉得預廷試所對入乙等調右迪功郎黄

州黄陂縣尉以紹興二十二年六月辛卯卒於家享年
五十有一娶陳氏生子二人長曰庭揚左迪功郎吉州
龍泉縣主簿次曰庭英女二人長適龍泉進士蔣經邦
次在室庭揚將以二十四年三月庚申葬公於南康北
屋鄉程龍里中山岡遣其弟持其父之執左通直郎致
仕田公如鶚狀經溪山之險不遠數百里來請銘因掇
取其與所聞合者書而銘之公天資純至能自修飭事
親盡孝以禮始終生致其養死致其哀廬於墓側毁瘠

骨立家世同居聚族千指能恪遵先志不墜素風內外輯睦人無閒言故宗族稱其孝其居鄉也與物無忤無有小大得其歡心或迫於患難以急叩門貸而嬰疾不能自全皆出力以濟之不少顧吝私憤所激積爲仇怨則以言委曲諭之曰歡欣相與人道所貴乖爭嚚凶非美事也奈何棄此而即彼乎聞者感悟爲之釋然故鄉黨稱其仁自幼嗜學游心羣書考其異同參訂精審必求其可用之實不專爲章句之學以其所得發之於辭

氣質混成不假彫飾故士友稱其文文行之美表裏相應可謂有其具生逢盛明登崇俊良可謂有其時是宜有以見於世而倦游歲久晚乃得官豈非命乎若天假之年使得效所長則少行其志尚可冀也意長日促令遂永已識者悼之夫學道行已人也窮達修短天也達於理者修其在我而不責報於天此公平昔之所學而安之者也觀其將終之際預知去日談笑自若時至遂行死生亦大矣而無變焉非安之有素能若是乎廣闢

家塾延致師友使子弟從之冀得所矜式且有講習之益志之所期可謂遠矣其子深自策勵不敢縱逸孜孜兀兀克臻於成庭揚方妙年以高才舉進士遂中其科而公及見之庭英以術業有聞義方之效固已如此驗之他時豈易量哉性喜賓客每遇佳日知舊咸集燕笑不倦論文之餘間以詼諧或即席賦詩用相娛樂公之所作雖成於俄頃之間雅有警拔之趣生平遊歷必見之於篇什境在目中意出句外真能致力於斯矣庭揚

集而録之得七百餘篇藏於家銘曰
天地之降才也賦予既勤若將以有用也而遽反其真
惟名不隨以沒也有不亡者存況善慶之方永豈必在
於其身觀乎此有以見造物之報人

羅無競妻朱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世為吉州吉水縣人姓朱氏諱綬之女其先皆晦
跡丘園歸廬陵羅氏為右迪功郎邵武郡建寧縣主簿
諱無競之妻享年七十有二以紹興二十有三年二月

丁卯辛其孤將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夫人於縣之膏澤鄉横山之原一日持右朝請大夫知永州彭合所狀行實來且泣且言曰良弼等不天今致養無所隕心何及惟是窀穸之事刻石紀行為不朽計茫然未得所託悲痛益不自勝惟婦人女子之行著於閨門幽閒之中能知而傳之者獨其姻族肯信所傳文之以行遠非其家若夫與子相與有素分將何以控訴亦何從得哉重念先人當崇寧初在學校得預從游之末良弼兄弟亦

緣此數得進謁欵聽餘論竊不自料度謂於門下不無
一日之雅敢藉以請幸哀憐而埀之聽其以其言切而
有理辭之非是迺序而銘之夫人方幼年喜讀孝經女
訓諸書略能通其大意終身奉以周旋故凡所當從事
承上撫下輯睦中外無不得宜逮事祖姑祖姑埀年苦
風眩夫人日相其姑時其藥餌起居惟謹祖姑且死謂
其姑曰朱新婦柔懿莊靜甚似汝汝善視之平居服飾
獨喜簡素曰吾所以肅容承祀敢不芳潔過是而事纖

麗非吾志也其子皆卓然有立學行見推於士友不特不貽父母非疾之憂而已猶不輟教誨之或以為言曰此吾職其敢以老故遂隆廢哉盖天資旣過人復有得於書故其所踐履非尋常夫人能到豈不賢哉男九人長曰資有文學不幸早卒次即良弼也次曰開相繼舉進士良弼為第一開亦中優選行且起家而踐榮塗矣惜乎夫人不及也女五人長適進士陳大昌次適鄉貢進士胡維寧餘男女皆夭陳氏女亦卒孫男二人泳泌

女五人俱幼開出繼季父後銘曰

水縈帶兮山龍從擁秀氣兮奠幽宅乎其中龜與筮協

兮子孫宜吉之逢列懿行兮庶得信於無窮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謄録貢生臣吴士英

謄録監生臣俞錫玉